

芳草“萋萋”情

——读沈达顺文学作品集《萋萋牙》有感

钱良营

关于“萋萋牙”,我百度了一下,原来是一种野生草,也叫“萋萋菜”“刺儿菜”,这是民间通俗的称呼。这种植物很泼皮、适应性很强,普遍生长在路沿、河沟、村头、地边等地方。它的生命力很强,正像作者在《萋萋牙》中写的那样:“萋萋牙具有良好的止血作用,鼻出血或创伤出血,只要将萋萋牙揉出汁液敷患部,血流即止。萋萋牙在各种恶劣环境下都能生长,耐得寂寞、耐得清贫,花尽扬而不媚艳,形虽丑而能济人。”这大概就是作者由萋萋牙寄寓的一种品格高尚且不媚不露的人。

看到沈达顺为他的文集起了这样一个奇怪的名字,我初始有点儿惊讶,及至读了书中的几个篇什,方明白作者的良苦用意。作者把他要表达的真情、爱情、同情、爱抚等各种复杂的思想感情,寄托在这种既卑微、泼皮而又有用的植物身上,用他优雅、

清丽的文字,在字里行间播下大爱的种子。

《萋萋牙》是本文学作品集,它涵盖了作者近年来发表在报纸杂志上的各种体裁的作品——诗歌、散文、小说、文学评论、辞赋等,基本涵盖了所有的文学体裁。这彰显了作者驾驭创作各种文学文本的能力。

我首先品味了被作者用来做作品集名字的散文《萋萋牙》。这篇不到两千字的文章,为读者讲述了一个凄婉的故事。在那个“吃大伙”的贫困年代,一个相貌丑陋被人叫作“扁嘴儿”的乡村女人,把自己从大伙上分得的掺拌着萋萋牙的如火柴盒般大小的馍,大部分给了他的男人吃。直到女人死去,丈夫才发现女人一直把她自己的那份口粮分一半儿给了他,而自己却被饿死。这个故事虽然不能惊天地、泣鬼神,但是,却把一个卑微小人物的人性和大爱,揭示得淋漓尽致,

文章催人泪下。作者把他要写的人性、人生寓意在萋萋牙这种卑微的植物身上。萋萋牙虽然卑微,但是它可以缓解病人的痛苦,尤其是帮助人们挺过了那个饥饿的特殊年代。而那些卑微的小人物身上所闪耀的人性光芒,却能照彻人心!

作者在他的作品中,大多是以小人物和卑微的群体人物为写作素材。这些人物如“萋萋牙”一样泼皮和卑微,但是,却默默地为别人奉献着。正是他们的无私奉献,才显示出了他们高尚的精神品质。《娘亲》中的“娘一生重负,受尽苦累。娘每次吃饭,都是尽我们先吃,剩下了她才吃,不剩下她就饿着”,队里分红薯,剩下一堆块头碎小的没人要,娘却要了。这些看似平凡的小事,都写出了一个人肃然起敬的具有高尚品格的女性。

沈达顺热爱梅花,梅花虽美,但却

是无声的。然而,在作者的笔下,“在满树梅花上,我分明听到了一丝丝极细微极轻柔极隐秘的声音。这就是雪落梅花聚合成的一种美妙的天籁之声。”这种声音,“是仙界嫦娥轻舒广袖而曼舞,若蓝天白云拥抱微风而飘逸,如山间清泉泛作涟漪而漾动。”多么奇妙的幻境,多么美妙的语言。作者所描述的这种意境、这种诗情画意,不能不令人陶醉!

我和沈达顺先生既是文友,又曾经同事多年。他作文的严谨和语言的使用常常令我赞叹不已,他取材的广泛性、创作体裁的多样性令我崇敬,他置身本土、竭力为家乡的发展建设鼓与呼的执着精神令我敬佩。

《萋萋牙》这本文学作品集,是作者继《龙湖风》《龙湖春》《龙都概览》等书出版之后,再次推出的一部力作。借此,谨期望沈达顺先生创作出更多的作品。

孙全鹏小说：暮色四合 困顿涌来

刘军

作为一个哲思者,一个在轮椅上体悟生命真谛的作家,史铁生用其小说建构了一个“存在即困境”的哲学命题。患病残疾多年,上帝为他关闭了一扇窗户,却又为他打开了另一扇窗户,并凭借这扇窗户得以养成健全的人格和灵魂。他由此洞见了广义残疾即精神残疾的普遍性,存在的困境就源于精神残疾的普遍存在。在一篇随笔里,史铁生指出,这世界上几乎所有的人都无法逃脱三种情感的束缚,这三种情感分别是痛苦、孤独和恐惧。人为什么痛苦?因为人实现欲望的能力远远赶不上产生欲望的能力,所以他会痛苦。人为什么孤独?因为人永远是他自己,他不可能被替换或被深度进入,所以他必然孤独。人为什么恐惧?因为人生来就害怕死亡,但人生来就必然走向死亡,所以他会恐惧。

困境与困顿虽然仅差了一个字,两个词汇的内涵也有着重叠的情况,但两者的指向有着明显的差异。困境是一个精神命题,具备了形而上的意味,而困顿则指向肉体,指向个体的具体生活情景,是器物层面的人的被束缚的境况。就文学史的经验来说,书写困顿比之困境更易于上手,因此也更普遍。人生不如意事十之八九。面对不

如意事,文学艺术首先会在感知层面做出反应。卡尔维诺曾经指出,文学作为一种生存功能,为了对生存之重做出反应而去寻找轻。

从《人到中年》开始,新时期小说尽管经历了各种思潮和观念的蝶变,但在书写困顿主题上,却有着某种一致性。近日,阅读河南青年作家孙全鹏的小说集《幸福的日子》,掩卷之后,脑海里首先映射而出的就是困顿二字。“幸福的日子”作为书的题名,似乎是作者有意为之的结果,恰好与大面积的困顿内容形成对峙关系。这部短篇小说集所揭示的各种各样的生活困顿,如同指间流水,很难捏出一个具体的形状,但却源源不断地涌来,如同傍晚四起的暮色。若进一步做归纳,孙全鹏小说的困顿主题,大致在三个层面上展开,它们分别是道德困顿、情爱困顿与事业困顿。其中,道德困顿又可细分出家庭、婚恋、社会关系等支流。集子开篇几个短篇,就集中揭示了道德困顿的种种生活实相。《幸福的日子》叙述了“父亲的善意,以及这善意对他人命运的改变,有人生无常寄存在里面。善的动机与结果的不善之间的不对称关系不单单是现实的真相,也是历史的隐

秘所在。《祖传的军功章》讲述了一个因为金钱撕裂了亲情的故事,这是一个古老的道德困顿主题,不过,这样的故事总是历久弥新,成为人类原型叙事的重要内容。《长长的秋风》则是一则相关家庭背叛和救赎的故事,揭示了道德包袱对人生的压迫感和毁灭性。作为一个生活在中原内地小城

的青年作者,孙全鹏的成长历程,道德叙事和道德话语的包裹可谓层层叠叠,人伦秩序的规定性构成了某种文化根性。作为河南作家,对于道德叙事和权力叙事,源于历史累积之故,有着天然的亲和力。不过,对于青年一代的小说家,我认为他们应该对道德主题保持应有的谨慎,在这个反复言说和开掘的主题之上,能否发掘出独特性。能否在道德话语与时代生活的嬗变之间勾勒出清晰的曲线,才是关键所在。

孙全鹏笔下的情爱困顿,具备小城青年的典型属性。这些故事的主人公,大多来自乡村,借助流动性的当下现实,在城乡二元结构被打破后进入小城,然而夹心层的社会性因素,使得他们的情爱欲求与现实之间形成错位关系,并由此生长出种种失落和无奈。《三妹》中,三妹与“我”的朦胧情感被

冷酷的现实无情摧毁。《心上秋》中陷入情爱泥潭的王刚,丧失了自主性之后,爱情键被删除,而婚姻如冰冷之蛇,压在胸口之上。

比较而言,这部集子对事业困顿的处理更为流畅。生活如流水,流水无知音,也无落花的属意,这种困顿超越了小城青年或者地域文化的标签,指向不同代际之人的日常,因此,在更大的层面上能够获取共鸣。对于这类主题,作者借鉴了新写实主义的写作资源,以去矛盾化、去戏剧化的方式贴近日常,进而呈现出记录性和客观性的特征。《浪花一朵朵》就是这样的一部小说,作为过了而立之年的80后,住房的困扰、孩子的陪护和教育、工作收入

对人形成的限制,构成了这个短篇的特征。《浪花一朵朵》就是这样的一部小说,作为过了而立之年的80后,住房的困扰、孩子的陪护和教育、工作收入对人形成的限制,构成了这个短篇的特征。《浪花一朵朵》就是这样的一部小说,作为过了而立之年的80后,住房的困扰、孩子的陪护和教育、工作收入

张镇芳恩师余连萼

杨箴廉

余连萼(1854年~1889年)字棣堂,号孚山,项城市高寺镇余营人。年十四失怙。性至孝,异常悲伤,超逾常礼,身大损,亲友悯之。奉养其母,和颜悦色,无微不至。他才思颖异,弱冠食饩(廪生)。家贫,请不起塾师,就到别家学馆读书。其母在家,不忍远离,又把母亲接住学馆奉养。及母病,总是忧形于色,煎汤熬药必亲尝温凉,衣不解带,日夜侍奉,日久不懈。

光绪二年(1876年)中乡试经魁(前五名)。眼看就能拿到俸禄,有钱孝养母亲了,哪知天不如人愿,正当此时,其母病故。余连萼卒遭大变,如雷击顶,如椎椎心,哀毁过度,形销骨立,拄着手杖方能行动。余连萼给母亲办丧事,不用乐器、不发孝布、不作佛事、待客不用酒肉,并不计较违背俗礼而受人讥笑。

余连萼事叔父如父,诚信无违言,出必告反必面,毕恭毕敬。叔父亦极钟爱之。出昆季以友爱,教子弟以义方,事必尽心尽力。他还为家族建宗祠、修族谱、定家规,同居几十口,无论男女老少,无不谨守礼法。家中常年无吵骂声,方圆几十里,注重家教的人,都向

他家学习。

为母服孝期满,赴京参加会试,由于思念母亲,常梦与母形影相伴,作《都门梦母诗六十韵》,声泪俱下,让人不忍读。后以地少人多,兄弟共议分居,连萼流涕数日,不得以始从众议。他本应分田百亩,但考虑到长门人多、消费大,并要主持家族中的多种事务,仅取薄田三十亩,却说:“这就足够了。”

光绪九年癸未科(1883年)余连萼考中进士,按清朝任官制度,驴传出榜之后,皇帝立降谕旨,授一甲一名进士(状元)“翰林院修撰”之职,一甲二名(榜眼)、三名(探花)授“翰林院编修”之职。三鼎甲直接授职,待遇优渥。而二、三甲的新科进士,还要在保和殿进行一次考试,叫朝考。成绩前列者,用为翰林院庶吉士;其次为各部主事、内閣中书和即用知县。余连萼被分在刑部第三司、比部司任郎中(从五品)。他供职惟勤,得到上司的器重,曾任刑部公文撰稿、秋审减等重要差使。他在刑部,负责秋审罪犯,因当时社会黑暗,罪犯不尽因犯法而刑拘。余连萼了解到,有些人是因被人所恶遭诬陷而无

故坐牢;有些人是因家贫无以为炊,偶尔行窃,而被误为积年大盗;有些人是因他人欲霸其田产不给,反被陷害等等。余连萼考虑,人命关天,职掌天下大律,必须公正无私。所以,他办事特别慎重、细致,一丝不苟,废寝忘食,几至心力交瘁。

光绪十三年(1887年)八月,黄河决郑州。河水直达周口入陈(淮阳)。余连萼约一批人,为救灾募捐,日夜奔波,腿为之肿。一月之间募集巨款十三万金。同僚都主张官赈,余连萼力排众议,主张绅赈,实惠及民。大家都同意了他的意见,救活灾民无数。

光绪十五年(1889年)夏天,北京天坛火灾。余连萼认为是不祥之兆,郁闷了好几日,竟染上了暑症,时好时发,日久不愈,而精神大损矣,自知不能起。当时,他的学生张镇芳在此侍奉。余连萼勉强坐起,他要来笔墨,大书曰:“吾生平事业竟止此哉!”书毕,当场气绝。余连萼一生志气远大,怎奈天不永寿,英年早逝,未能一展宏图,空有悲鸣而已。他的学生张镇芳虽然在侧,但也无力回天,徒增悲痛也。

余连萼去世后,无论和他有没有

交情的人,都交口称赞他是“忠孝完人”。同僚乡亲争来吊唁,并哭述曰:“我辈失一良友,国家失一良臣。”及灵柩还乡,虽妇女儿童皆涕泣不止,围观者莫不叹息坠泪。

余连萼自幼就留心钻研儒学,又得同邑曹学礼为师,和夏耀荣黄学骞等友人,以道义相切磋,所以成就独大。在公事闲暇时,他最爱读儒学大师倭仁(文瑞)的著作,且身体力行。著有《孚山诗文稿》一书。余连萼在刑部时,大太监李莲英仰慕他的人品学问,通过余的一位同乡介绍,想与他交往,却遭到他的拒绝。

其子思端,廪生,宣统时举孝廉方正。

按:张镇芳童时,启蒙恩师夏轩臣(贡生)。余连萼在张家任塾师,是在1876年中举之后,1883年考取进士在刑部比部司任职之前。由于余连萼教导有方,与张镇芳之父张瑞桢相配合,才使张镇芳学业早成,1884年廪生、1885年举人第一名“解元”,光绪十八年壬辰科(1892年)考取进士。使张镇芳家族,从耕读世家步入官宦之家。



有人说,张伯驹要么不知道,知道了就忘不掉。除了人们熟知的收藏佳话、人生传奇外,他善作联语、诗钟,观一物、看一名,随口吟出,既工整合律,又韵味无穷,为人津津乐道,被誉为“联语圣手”。联语又称楹联、对联;诗钟是比联语更为精巧的韵文,分“聚吟聚唱”“散吟聚唱”,是体裁特殊的诗和词。张伯驹一生创作了大量的联语和诗钟,散见于《素月楼联语》《春游琐谈》《七二钟声》等书和文章中,并未汇编成册。由张恩岭编著、河南人民出版社刊行的《张伯驹联语与诗钟集注》,汇集了张伯驹所创作的联语及诗钟,并对其创作背景、用典、疑难字词、艺术特色等做出笺注,展现了其渊博的学识和高超的创作水平。

该书是张恩岭继《张伯驹传》《张伯驹词传》《张伯驹词说》《张伯驹十五讲》之后的又一力作,其价值在于“集”、在于“注”。汇集的联语、诗钟数量,是目前最齐全的;二者的分类,是较为允当的;对二者的笺注,是领略张伯驹联语、诗钟魅力的钥匙。

在上编《张伯驹联语集注》中,我们看到,张伯驹创作的联语意趣高雅、通俗易懂,而又蕴含哲理、发人深省。

张伯驹虽7岁便离开项城且从未还乡,但他依旧牵挂家乡,终生操一口标准的中州话。他有一枚“重瞳乡人”印章,但不轻用,只于题画作书时偶用之。很多人见此文印不知所谓,更不知重瞳乡乃何地。“重瞳乡人”之原委,从张伯驹的一副联语中可知:

地属魏吴分两翼,
乡因舜羽号重瞳。

这副联语,是张伯驹为家乡项城创作的。上联指项城曾是三国魏、吴的势力范围。下联与两位历史名人有关。舜,指传说中的古代部落首领虞舜。相传,舜眼球里有两个瞳仁。羽,指楚霸王项羽。项羽也是重瞳子,且与项城更有渊源;项羽先世封于项城,故以地为姓。张伯驹十分崇拜舜和项羽,且为两位具有重瞳的不凡之人而自豪,故刻有“重瞳乡人”印。

张伯驹与陈毅元帅私交甚好。1972年1月6日,陈毅元帅溘然长逝。得知此消息,张伯驹不胜悲痛,提笔写下了悼念挽联:

仗剑从云作干城,忠心不易。军声在淮海,遗爱在江南,万底尽街哀。回望大好河山,永离赤县。

挥戈挽日接尊俎,豪气犹存。无愧于平生,有功于天下,九泉应含笑。伫看重新世界,遍树红旗。

此联以遒劲之笔,贯豪迈之气,写得正义凛然、情深意长。上联写陈毅元帅军功卓著,鞠躬尽瘁;下联写陈毅元帅在外交事务中扭转危局,襟怀坦荡。这一挽联不仅写出了陈毅元帅一生为国家作出的贡献,还道出了他在人民心目中的声望。

在下编《张伯驹诗钟集注》中,我们看到了才志雋永、文思敏捷、机智幽默的张伯驹。

在“科甲翰林”“葺子”中,张伯驹咏道:“一朝选在君王侧,终岁不闻丝竹声。”上联集自白居易的《长恨歌》,是说杨玉环被君王看中,选为妃子,身份顿时尊贵起来了。在这里,张伯驹以这句诗咏皇帝的心腹——科甲翰林。下联出自白居易的《琵琶行》。诗中有句“浔阳地僻无音乐,终岁不闻丝竹声”,本指僻远的浔阳缺少文化生活,深感孤独寂寞,但张伯驹在此是咏葺子的,可不就是听不见乐器的声音,“终岁不闻丝竹声”吗?由此可见,张伯驹是何等幽默。

还有很多诗钟让人忍俊不禁。如“琴”“胖人”,张伯驹咏道:“挥来玉轸牛无悟;扶上雕鞍马不堪。”玉轸代指古琴,“挥来玉轸牛无悟”即对牛弹琴之意。“扶上雕鞍马不堪”,意思是人扶上马后,马都驮不动了,可不就是说胖人吗。

品读该书,不能不感叹于张伯驹的机趣、融通、幽默,“大珠小珠落玉盘”“掩书余味在胸中”之叹油然而生,张伯驹文化奇人的立体形象跃然纸上。《张伯驹联语与诗钟集注》一书拓宽了张伯驹研究的学术视野,让广大读者在联语、诗钟中感知熟悉的、并不了解的张伯驹的生命风景。



《张伯驹联语与诗钟集注》：带你领略张伯驹诗词魅力

荣宏君